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世界末日之战 (下)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35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世界末日之战 (下)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35

[秘-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著

赵德明 / 主编

赵德明

段玉然 / 译

赵振江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	(349)
第六章	(351)
第七章	(383)
第四部	(427)
第一章	(429)
第二章	(459)
第三章	(501)
第四章	(548)
第五章	(599)
第六章	(635)



第六章

《消息日报》的近视记者被冻得蜷缩在看不清是军毯还是泥土上，倾听着大炮的轰鸣。大家之所以都没有入睡，部分是因为下雨，部分是因为战斗已经临近。他屏息静听，想听听卡奴杜斯的钟是否还在响着，但他听到的只是隆隆的炮声和“装子弹——杀”的军号声。从圣多山开始，甲贡索人的木哨声就一直在折磨着第七步兵团，这木哨交响乐是否也有个名字呢？近视记者心慌意乱，全身发颤，寒气一直渗进他的骨髓。此刻，他想起了他的同行——怕冷的老记者。老记者已落在大部队后面，和光膀子的童子兵走在一起。老记者曾警告他说：“年轻的朋友，即使是炉口上的面包，时间一长也会烤焦的。”老记者会不会已经死去？他和童子兵是否已遭到他们那天下午在这个山梁上见到的那个黄头发军曹及其部下同样的命运？正在这时，山下响起了钟声，这是对第七步兵团军号声的回答，雨夜中的这场对话预示着天一亮就会有一场猎枪对步枪的较量。

黄头发军曹及其部下的命运可能就是老记者的命运：当莫莱拉·西塞启发他随他们一起去时，他都快要表示同意了。他会不会因困顿不堪而免此厄运？会不会因某种预感、某种偶然性而免此厄运？事情虽发生在前一天晚上，但他觉得仿佛已经遥远了，这是

因为直至昨天，他还觉得卡奴杜斯是远不可及的。先头部队已停止前进，近视记者记得自己当时两耳嗡嗡直响，两腿战战兢兢，双唇也已溃烂。西塞上校牵着马缰，其余将士个个满身尘土，看不出哪个是官，哪个是兵，哪个是挑夫。他在自己身边看到的只有疲劳、肮脏及痛苦。十一二个兵士离开队伍迅速地来到西塞上校及库尼亚·马托斯少校面前。为首的仍是抓住华金神父的那个年轻军官。年轻军官两个脚跟一碰，复述着命令：

“在卡拉卡塔设防，进攻一发起便用交叉火力封锁山口。”年轻军官身材魁梧，精神抖擞，英姿勃勃，而且近视记者见他一路上都是如此。“您别担心，团座，我们绝不让一个叛匪从卡拉卡塔逃走。”

军曹身旁站着个向导，他不就是带着巡逻队去找水的那个向导吗？他站在那里，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神色怅惘，心事重重。近视记者思量道，事情真是凑巧。莫莱拉·西塞上校见他坐在地上，疲惫不堪，写字板放在膝上，瑟缩着身体，于是问他：

“你愿不愿和这支部队一起去卡拉卡塔？到卡拉卡塔去比跟着我们安全些。”

是什么促使他犹豫片刻后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呢？他记得，年轻的军曹以前曾和他谈过几次，问起过他关于《消息日报》及他本人的工作情况；并说莫莱拉·西塞是当今最有声望的人物，甚至比弗洛里亚诺元帅有过之而无不及。军曹还告诉近视记者，他和西塞上校都认为文职政治家是共和国的祸患，是国家腐败和分裂的根源。只有军人才能使帝制时期受到践踏的祖国重获新生。

雨停了吗？近视记者眼也没睁地仰过身来。是的，雨已停了，冰冷的水滴是风从旁边吹来的。炮声也已停止。此刻，在近视记者的脑海里，年轻军曹的身影已经逝去，代之而来的是一向怕冷的老记者的相貌：他那淡黄色的头发已经霜白，他的面容虽然憔悴，但十分慈祥；他总是不时地去看自己的指甲，仿佛指甲可以帮他思

考似的。还有他那条围巾。他会不会也被吊到树上去呢？部队出发不久，一个传令兵便来报告西塞上校，说童子兵连那边出了事。“童子兵连！”近视记者暗自思量。第七步兵团在把这些几乎是孩童的青少年抓来当兵时是连他们的年龄都不问一声的。他已写好了四五页关于这些童子兵的事迹，放在旅行包底，而此刻他就躺在旅行包上，免得书稿被雨淋湿。第七步兵团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据西塞上校说，青少年比成年人瞄得准，也比成年人沉着。他亲眼见过这些被称为童子兵的十四五岁的孩子，并且和他们面谈过。因此，当他听传令兵说他们那边出了事时，便随西塞上校一道来到部队后阵。半个小时之后，他见到了这些童子兵。

天气阴冷，他觉得从头到脚出了一身冷汗。急促的钟声和军号声响彻四野，他趁着夕阳的余晖凝望着那十来个童子兵。这些落伍的娃娃兵有的蹲在地上，有的躺在乱石上，形容污秽，疲惫不堪。近视记者在童子兵中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同行、那位怕冷的老记者，顿时惊愕不已。一位蓄着山羊胡子的上尉——看上去他内心矛盾重重，怜悯、气愤、踌躇，几种感情交织在一起——迎着西塞起来报告：“团座，他们拒绝继续前进，怎么办？”近视记者曾试图劝老记者努把力，站起身来。“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劝解，”近视记者思忖道，“倘若他还有一点点力量，他定会站起来走的。”他记得，老记者当时两腿僵直，脸色青紫，像狗一样喘着粗气。一个童兵哭着说，他们双脚肿胀，脑袋嗡嗡直响，寸步难行，情愿西塞上校下令打死他们。他双手祈祷似的恳求着。刚才没哭的现在也渐渐挪到西塞脚下，捂着脸放声痛哭。他还记得西塞当时的神态，两只小眼滴溜溜地瞅着这些孩子们说：

“我原以为你们到了部队后会很快成长起来，可你们辜负了我的期望。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你们是看不到了。我现在不把你们当逃兵处治，但我要开除你们。把武器和军装都交出来吧。”

近视记者将自己的水分了一半给老记者喝，老记者心里十分

感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也就在两位记者喝水的当口，童子兵用瘫软的双手，相互帮着脱下军装军帽，并连同大枪一起还给军械保管人。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目标太大。”莫莱拉·西塞告诉他们，“你们要设法躲到我们今天上午歇息的那个石坳里面，在那里等着我们的部队去救你们。但说实话，去救你们的可能性不大。”

西塞上校转身朝部队前阵返去。老记者送别似的轻声说：“即使是炉口上的面包，时间长了也会烤焦的。”他脖子上的那条围巾围得十分滑稽。他坐在那里，就仿佛一个班长坐在一班赤身露背、吵吵嚷嚷的小学生中间。近视记者想：“那里也一定下过雨了。”他在想象着乌云在天空翻滚一阵后顷刻而至的滂沱大雨给孩子们带来的喜悦和欢乐。他们将信将疑，个个笑容满面，贪婪地张着大嘴，双手凹作钵形，高高兴兴地接着雨水。他们一反愁眉苦脸的样子，站起身，兴高采烈地相互拥抱着。他们会不会又上了路，或许又赶上了部队呢？近视记者缩作一团，下颏碰到膝盖上，他对自己说不会的，他们已精疲力竭，即使这场雨也无法使他们挪动半步。

雨下了几个小时了？天色渐渐暗下来，先头部队已向卡奴杜斯高地发起进攻。整个宿营地笼罩着欢乐的气氛，官兵们在雀跃，在拍手叫好，在用钢盔接雨水喝，在把赤裸的双臂伸向雨柱里。西塞上校的白马在嘶叫，在地上开始出现的泥浆中摇头摆尾。近视记者被溅在身上的水滴搅得似信非信，茫然无措，只能抬头、闭眼、张嘴、翘鼻子。他闷头思索着，未听到外面的枪声，连身旁一个士兵滚到地上、痛得捂着脸哀叫他都未听到。只有当他听到外面乱哄哄的声音时，才俯下身将写字板和旅行袋提了起来，盖住了脑袋。他躲在这个很不像样的掩体里，看见奥林皮奥上尉在用机枪射击，士兵们有的冲向雨地，有的在奔跑着寻找避雨的地方。他透过纵横交错的条条泥腿瞧见——这情景像一张照片一样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莫莱拉·西塞抓住马缰，跨上马鞍，不顾身后是



否有人随着，只顾挥着马刀向子弹横飞的卡汀珈冲去。“上校高喊共和国万岁，巴西万岁。”近视记者想。天色朦胧，大雨如注，寒风瑟瑟，众官兵和着西塞上校的呼喊开始跑起来——近视记者暂时忘记了身体的寒冷和内心的苦闷，若有所悟地笑了笑——近视记者自己也随在他们后面跑起来，而且也在朝卡汀珈跑，也在迎战那看不见的敌人。他记得，他当时一面跌跌撞撞往前跑，一面暗忖自己在愚蠢地奔向一场自己无法参加的战斗。拿什么去参加呢？用他那手里的写字板吗？用他那只装着用以更换的内衣和书稿的皮旅行袋吗？用他那个空空的墨水瓶吗？但事实是敌人还未出现。

“后来出现的情景更加惨不忍睹。”近视记者思量道。其时，他又出了一身冷汗，犹如蜥蜴从背上窜过一般。灰蒙蒙的傍晚即将逝去，夜幕开始降临。近视记者眼前又突然出现了一片幻影，他看到恩波拉纳树和法维拉灌木^①上吊着一个个人，好像是一个个奇异的果实。皮靴、刀鞘、衣服、军帽在树枝上狂舞。有的尸体只剩一副骷髅，眼睛、肝脏、臀部、肌肉、生殖器等已被兀鹫和啮齿动物啄食干净。赤条条的尸体和幽绿、神秘的树木及灰色的土地形成鲜明对照。这奇异的景物突然堵住他的去路，他开始茫然地在那点缀着尸骨及军装的卡汀珈中踱来踱去。莫莱拉·西塞上校下了马。随之冲锋的官兵也围上来，石头人似的呆站在那里。继刚才的呼喊、奔跑之后，代之而来的是深沉的可怕的寂静。官兵们呆望着，脸上惊愕、恐惧的表情渐渐散去，露出伤心、愤懑的神情。

年轻军曹的尸体轻轻晃动着，脑袋尚算完整——虽已失去双目——躯体血肉模糊。一根根骨头裸露在外面，鼻青脸肿，雨水淋在上面犹如鲜血一般。近视记者心中泛起恐惧、怜悯之情以前，便想到了他不能不想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正是此刻折磨着他，使他久久不能入睡的问题：他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出于偶然，出于奇迹；

① 均为巴西特有的热带树木。



否则也会被甲贡索人的利刃戳成肉泥，吊到仙人掌上的尸体也会被兀鹫的尖嘴剥得血肉不存。黑暗中有个人在哭泣。是奥林皮奥·德·卡斯特罗上尉在哭。他一只手里还拎着手枪，另一手伸到脸上。近视记者趁着昏暗的光看到，别的官兵也在为黄头发军曹及其部下哭泣，他们哭着把一具具尸体从树上解下来。莫莱拉·西塞伫立在那里，望着他们在黑暗中解下尸体，并排掩埋在地下。掩埋好了，又在黑暗中举枪致哀。军号声响过之后，莫莱拉·西塞用马刀指了指前方的山坡，发表了极简短的训话：

“士兵们，杀人的凶手并没有逃走。他们就在那里，等待着惩罚。我没什么可讲的。还是让刺刀和枪炮来讲话吧。”

近视记者又听到大炮在怒吼，而且好像就在附近。于是，他一翻身爬了起来，他此刻完全醒了。他思量道，他近日来几乎没有打过喷嚏，甚至在这淫雨绵绵的日子里也未打过。他想，这次讨伐至少对他有这样的作用：前些时候他总是担心自己的生命。他那喷嚏曾搅得同一编辑室的同僚坐卧不宁，自己也彻夜难眠；可现在呢，忧虑减轻，喷嚏减少，也许已经根治。他记得，他在开始吸鸦片时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为了在睡觉时能不打喷嚏。他自语道：“多么庸俗啊。”他侧转身，仰望天空：黑沉沉的，没有一颗星。周围漆黑一团，连身旁左右两边的两个官兵的脸庞都看不清。然而，他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吸声，听到他们的呓语。每隔一阵，便有些士兵起身到山顶上去，把另外一些人替回来休息。他想，这太可怕了。他将永远无法通过文字将这场面忠实地反映出来。他想，他们一个个仇恨满腔，怒不可遏；他们要报仇雪恨，要让甲贡索人偿还他们经受的疲劳和饥渴，偿还他们失去的战马和牛群，更要偿还死去的战友的生命。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曾目送这些战友奔赴沙场，前去攻打卡拉卡塔，可现在却被碎尸万段，备遭蹂躏。他想，这正是他们怒火万丈的原因所在。正是这种仇恨心理促使他们咬紧牙关，飞也似的翻过了一个个乱石滚滚的山坡；也正是这种仇恨心理



驱散了他们的睡意,使他们紧握手中的武器,伫立在山顶上紧盯着黑黝黝的山下,静听着猎物的动静。如果说他们起初对敌人仇恨是出于义务,那么现在就是出自内心,而且要亲自报仇雪耻。

第七步兵团在攀上山岗时,官兵们个个疾步如飞,故而近视记者未能跟上一直走在队伍前面的西塞上校、参谋部人员及其卫队。山路崎岖,又没有灯光。近视记者步履艰难地向上爬着,双脚肿胀,太阳穴蹦蹦直跳,心脏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使他多次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往山上爬呢?他想,是惧怕自己只身一人落在后面,是出于对未来事态的好奇心理。有一次他摔倒了,丢了写字板,但没过多久一个剃光了脑袋——有虱子的士兵都必须剃成光头——的士兵还给了他,墨汁已经用完,最后一支鹅毛笔也在前一天晚上坏了,所以写字板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现在雨已经停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在他耳边回荡,其中有石头发出的沙沙声。他在想夜里各连队是否还要继续向两侧运动,是否还要把枪炮运向别的阵地,先头部队是否不等天亮就要冲下山岗。

近视记者没落到最后,他比许多官兵到得还早。他心里感到一种孩童般的喜悦,仿佛赢了一场赌赛似的。那一个个看不清五官的黑影已停止前进,正在那里吃力地解着绳带结,取下身上的行囊。他的疲劳、忧虑俱已烟消云散。他东奔西跑,打探参谋部设在何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用木柱支起的、亮着一线微弱灯光的帐篷。夜深了,天还在降着瓢泼大雨,他至今还记得爬到帐篷前见到莫莱拉·西塞上校时感到的那种安全感和轻松劲儿。西塞上校一面收阅战报,一面下达指示,放着油灯的小桌周围一片忙碌景象。近视记者和前几次一样,坐到帐篷门口的地上。他记得,自己坐在那里很像一条狗,而且毋庸置疑,西塞上校首先会把他和一条狗联系起来。他看见满身泥浆的军官出出进进;他听见塔马林多上校和库尼亚·马托斯少校在高声争论;他听见莫莱拉·西塞下达命令。西塞上校披着一件黑外套,油灯照上去,非人非鬼,他那神秘的病

最近是否又犯了呢？因为索扎·费雷罗大夫一直伫立在他的身旁。

“命令炮兵开火。”西塞上校在命令，“让克虏伯大炮把我们要求会谈的柬帖射去，要在发起进攻之前设法软化他们。”

军官们开始走出帐篷，近视记者只好让到一边，免得被他们踩着。

“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团的团号。”西塞上校命令奥林皮奥·德·卡斯特罗上尉。

少许，近视记者便听到了第七步兵团从盖伊马达斯开拔时曾听到的那悠长、忧伤、凄凉的军号声。莫莱拉·西塞站起身，半缩在外套里朝帐篷出口走来。他边走边和出征的军官们握手，祝他们旗开得胜。

“好，你算来到卡奴杜斯了。”西塞上校发现了近视记者。“说实话，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不相信一个记者能一直跟着我们走到这里。”

西塞上校随即把他撇在一边，把身子转向塔马林多上校。“装子弹——杀”的军号声盖过了刷刷的雨声，在山野里回荡。号声停了，突然又响起了当当的钟声。他记得，他脑海里顿时掠过了大家一直在想的事情：“这是甲贡索人的回答。”“明天的午饭就在卡奴杜斯吃了。”他听西塞上校这样说。他心里一阵慌乱，因为马上就是明天了。

一阵灼痛把加利雷奥·加尔从梦中唤醒：一串串的蚂蚁在他的两条胳膊上爬过，皮肤上留下一行行红色斑点。他一面摇摇迟钝不堪的脑袋，一面用手将蚂蚁捏死。他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和熹微的晨光，想估量一下时间。他一向羡慕鲁菲诺、胡莱玛、“大胡子女人”以及其他当地人估摸时间的本领，他们只要看一眼太阳或望一眼星星，就知道是什么时辰。他睡了多久了？乌尔皮诺尚未回来，时间不会太长，当他看见最初的几个星星时，心里不禁大吃一



惊。乌尔皮诺出什么事了吗？他会不会不愿将他送到卡奴杜斯中途溜掉了呢？加尔的心顿时凉了，心里涌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已经过去了几小时，夜空明净，加尔断定乌尔皮诺不会返回来了。他站起身，毫无目的地朝界标指着卡拉卡塔的方向走去。蜿蜒曲折的道路形成了一座迷宫。遍地荆棘丛生，在他身上留下道道伤痕。走了一阵，他又返回原来的空地上。他心思满腹，但总算又睡着了；他做过几个恶梦，但醒来后都已记不清了。他饥肠辘辘，有好一阵子忘掉了乌尔皮诺，嚼食着野草，直至最后填饱了肚子。他环视四周，空无一人，只有自己去认路了，但这有何难？如能遇上一伙香客，跟着他们走不就行了？然而，现在这是什么地方？说不定是乌尔皮诺故意把他领到这里来的呢。他忧心忡忡，不敢继续想下去。他把褡裢背到肩上，拿起根粗粗的树枝，在树林中给自己开出一条路来。天突然下起雨来。他喜出望外，舔着掉在脸上的水滴。正在这时，他发现树林中有几个人影。他喊了一声，随即蹚着水朝他们跑去。他一面跑一面想，总算又遇到人了。当他认出来是胡莱玛和鲁菲诺时，突然止住了脚步。他透过雨帘发现鲁菲诺神态自若，像牵牲口一样牵着胡莱玛。他望着鲁菲诺松开绳索，并远远瞧见了惶恐不安的“矮子”。三人都望着加尔，加尔茫然不知所措，犹如幻境一般。鲁菲诺一手握着刀子，两眼冒出怒火。

“你不是来保护你老婆的吧？”加尔听鲁菲诺说，他的话中不完全是气愤，更多的是鄙视。“加尔，你真不要脸。”

加尔此刻更有置身幻境之感。他举起那只空着的手，做了个和解、友好的手势。

“鲁菲诺，现在不是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过去的事我以后再给你解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另一桩事，是成千上万的男女可能死于一小撮野心家的屠刀之下。你有义务……”

但他醒悟到自己原来讲的是英语。鲁菲诺在朝他步步逼近，



他开始向后倒退。地面上已满是泥浆。后面，“矮子”正设法给胡莱玛解着绑绳。“我现在还不想杀你。”加尔断定鲁菲诺是这样说的，而且以为鲁菲诺会在他脸上抽几巴掌，以此来羞辱他。他真想放声大笑。两人距离愈来愈近，于是加尔想：“现在和他理论不清，将来也不会理论清楚。”仇恨和情欲一样，它会迷住人的眼睛，使人单凭直觉用事。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桩蠢事白白送掉性命？加尔仍是那个和解的手势，脸上露出惶恐和哀求的神色。与此同时，他一直在估计着两人相隔的距离，当鲁菲诺再朝前逼近时，他突地将手中的木棍朝对方打去。鲁菲诺应声倒地。胡莱玛高声喊叫着，当她赶到加尔身旁时，加尔又给了鲁菲诺两三棒。鲁菲诺头昏目眩，松开了手中的短刀。加尔立刻捡了起来。加尔阻住胡莱玛，示意她他不会杀鲁菲诺的。随后，他挥着拳头生气地对鲁菲诺吼道：

“你无知、自私、小气，你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难道你就摆脱不了你那个虚荣的小天地吗？一个人的荣誉并不在他的脸上，糊涂虫。卡奴杜斯数以千计的百姓都是无辜的。你的弟兄们正在那里拼命，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鲁菲诺从昏迷中醒过来，摇了摇头。

“你应该设法让他懂得这个道理。”加尔临走时冲着胡莱玛这样吼道。胡莱玛像望着一个疯子或一个陌生人那样望着加尔。荒诞、梦幻的感觉又重新涌上他的心头。他为什么不把鲁菲诺结果了呢？可以肯定，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定会追他至天涯海角。他气喘吁吁地向前跑着，荆棘划破了衣衫，滂沱大雨浇在头上，他满身泥浆，不知在朝哪里跑。木棒、褡裢还带在身上，但草帽已不知掉到哪里去了，雨滴直打在脑门上。他不知跑了多久——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一个小时——最后停了下来。他开始放慢脚步走起来。遍地是灌木和仙人掌，没有路，也看不到任何可资参考的方向标志。脚下一片泥泞，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气力，汗水和着



雨水，浑身湿淋淋的。他在默默诅咒自己的背运。天色愈来愈暗，他好不容易才醒悟到天已黄昏。他想，他这样东张西望，仿佛在向这些灰色的、不结果实的、只长刺不长叶的树木求助一般。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重新奔跑起来。但刚跑出几米远就止住了脚步，气急败坏地呆在原处，失声长叹了一声。

“鲁菲诺……！鲁菲诺……！”加尔把双手伸到嘴边高声喊道，“快来哟，快来哟，我在这儿，我需要你！请你帮帮我的忙，把我送到卡奴杜斯去，我们别再冒傻气了，一起干点正事吧，日后你可以报复我，打我、杀我都行。鲁菲诺……！”他透过哗哗的雨声听到了自己呐喊的回音。此刻他已成了只落汤鸡，冷得要死。他仍在毫无目标地走着，抽动着嘴巴，用木棍拍打着小腿。时已黄昏，夜幕很快就要降临，这一切也许只是一场恶梦，脚下的地面在往下陷。他还未跌到底，心里便明白了，自己是踩到掩盖着一口枯井的树枝上去了。他掉下去后并没有失去知觉，因为天下雨，井底是松软的。他直起身，摸了摸胳膊和腿，背有点痛。他摸索着找到了从鲁菲诺腰间掉到地上的那把短刀，心中想，他本可以用这把短刀戳死鲁菲诺的。他想爬上来，可双脚一滑，又掉了下去。他坐在湿漉漉的地上，靠着井壁，渐渐睡着了。脚踏到枝叶上发出的咔嚓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正要呼喊，忽听肩旁嗖的响了一声，他在昏暗中看见一支羽箭射到地上。

“别射了，别射了！”加尔喊道，“我是你们的朋友，是你们的朋友。”

有人在低语，有人在大声喧哗，加尔继续呼喊。一根点燃的柴薪落入井中，加尔借着火光看清了晃动的人头。这些甲贡索人个个手持武器，身披用草做成的隐蔽衣。接着，有几只手伸下来将他拉到井上。加利雷奥·加尔的脸上现出激动、幸福的神情。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甲贡索人趁着火光从头到脚打量着加尔。甲贡索人披着隐蔽衣，脖子上挂着木哨，身上带着马枪、砍刀、弩弓、子弹带、



护符及耶稣心像。甲贡索人审视着加尔，脸上露出惊异的神情。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人，但还从未遇到过像加尔这种人。就在这时，加利雷奥·加尔恳切地提出要他们带他到卡奴杜斯去。加尔说他可以为他们效力，可以帮助“劝世者”。他还告诉他们，他们上了资产阶级政客及腐败军人的当。为了弥补自己讲话不清的缺陷，为了使自己的话更加雄辩有力，他在讲话时不停地做着手势。他睁大眼，时而看看这几个，时而望望那几个，其意思是：同志们，我早已投身革命，我曾多次和人民并肩战斗，我要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

“赞美好耶稣。”加尔仿佛听到有个人这样说。

他们会不会嘲笑他呢？他讲起话来结结巴巴。笨嘴拙舌，心中对自己的无能大为恼火。他意识到自己讲的事情并不完全是自己想讲的事情，否则，他们一定会听明白的。尤其当他趁着火把的光亮发现甲贡索人在相互交换着狡黠的眼色，露出会意的表情，并齜着牙齿朝他送来同情的微笑时，他气馁了。是的，他的话似乎是一派胡言，可他们应该相信他呀！他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们，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到卡奴杜斯的呀！由于有了他们，压迫者以为已经熄灭的火又在世界上重新燃烧起来了。加尔又沉默了，他对身披隐蔽衣的甲贡索人的友善态度感到迷惑不解，感到失望，因为他觉得他们对自己只怀着猎奇和同情的心理。他摊开双手，眼里充满了泪花。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满以为自己到这里来可以为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可怎么竟掉进这样一个永无脱身之日的陷阱里来了呢？有个人来劝他别担心：这些人不过是些共济会会员、新教徒、为敌基督效劳的奴仆，而“劝世者”和好耶稣才是真正伟大的。和他说话的人脸长长的，长着一双鼠眼，一字一板地说，如果需要，一个叫塞巴斯蒂安的国王会从海里出来爬到贝罗山上去的。他不应该哭，因为无辜者都曾得到天使的抚爱，如果异教徒们敢于将他杀害，天父定会使他死而复生。他本来想



回答他们说是的，他从他们讲的那些乍听上去是骗人的鬼话中悟出一条真理——这是一场以受剥削、受苦难的劳苦大众为一方，以富翁、官军为另一方的善与恶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会出现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新时代——然而他却未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只觉得有人在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因为他们看见他在哭泣。甲贡索人的劝慰，他只模糊地听懂了几句，大意是他总有一天会成为富人，他应该为此祈祷。

“我要到卡奴杜斯去。”加尔最后一把抓住那个和他说话的甲贡索人道，“你们带我去吧。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

“不行，”一个人指指山上，“狗子军就在山上。他们会叫你脑袋搬家的。你先躲躲，等他们都被杀光了你再去。”

甲贡索人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动，随即从他身边消失了。加尔呆立在茫茫的暗夜中，“赞美好耶稣”一语仍在他耳边回响，好像在嘲弄他似的。他朝前走了几步，想去追赶甲贡索人，但一个黑影流星似的蹿了出来，挡住他的去路，并把他打倒在地。他明白了，他在和鲁菲诺厮打。两人你给我一拳我还你一掌，加尔省悟到原来甲贡索人身后那闪闪发光的正是鲁菲诺的眼睛。鲁菲诺是专等甲贡索人走后才来揍他的？两人只是气喘吁吁地在泥泞的卡汀珈中厮打着，但谁都不高声叫骂。又下雨了，加尔听到雷声、雨声。无论如何，这场野兽般的搏斗暂时使他摆脱了痛苦的深渊，赋予他的生命某种意义。就在他拳打、脚踢、嘴咬、头撞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女人喊声——无疑是胡莱玛在喊鲁菲诺——间或还听到“矮子”喊叫胡莱玛的声音。但所有这些喊声猝然被山上传来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军号声及钟声淹没了。号声、钟声——他心里明白这号声、钟声意味着什么——好像是要帮他一把似的。此刻，他越打越上劲，感觉不到疲劳，也感觉不到疼痛。跌倒了，再爬起来，不知道皮肤上流着的是汗、是雨，还是伤口上的血。鲁菲诺突地从他怀中滑出，踪影全无，只听扑通一声，掉进枯井中。加尔一边在地上喘着